

金

文

最

金文最卷五十二目錄

墓碑

恆州刺史馬君神道碑

元好問

贈鎮南軍節度使良佐死節碑

見文雅

元好問

輔國上將軍京兆府推官康公神道碑銘

元好問

奉國上將軍武廟署令耶律公墓誌銘

元好問

大丞相劉氏先塋神道碑

以上原列卷一百三

元好問

歸德府總管范陽張公先德碑

元好問

臨淄縣令完顏公神道碑

元好問

費縣令郭明府墓碑

元好問

廣威將軍郭君墓表

元好問

潞州錄事毛君墓表

元好問

顯武將軍吳君阡表

元好問

忠武任君墓碣銘

見文雅  
以上原列卷一百四

元好問

金文最卷五十二

昭文張金吾月霄輯

墓碑

恆州刺史馬君神道碑

元好問

死生之際大矣可以死可以無死一失其當不以之傷勇則以之害仁然自召忽管仲折衷於聖人之手斯不必置論至於忠臣之於國義士之於知己均爲一死而中有大不相侔者蓋不可不辯也嘗謂意氣感激眾人之所同天壽不二君子之所獨今夫傳記所載猝然就一死以取千載名者多矣及就其平素考之果嘗以千載自望乎夫惟志士仁人知所以自守也不汨於義理之辨不乖於去就之理端本旣立確乎不拔靜以養勇剛以作強其視橫逆之來曾虛舟飄瓦之不若控搏之變如寒暑且暮之有常心爲權衡自量輕重知有泰山之死而不知有鴻毛之生結纓之禮不至无取於海隅之伏劍漆身之志旣篤不屑於督亢之獻圖孰先

孰後必有能次第之者語有之君子無終會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信斯言也匹夫爲諒自經於溝瀆其可與求仁而得仁者一概論乎君諱慶祥字瑞甯姓馬氏以小字習里吉斯行出於花門貴種宣政之季與種人居臨洮之狄道蓋已莫知所從來矣金兵略地陝右盡室遷遼東因家焉太宗嘗出獵恍惚間見金人挾日而行心悸不定莫敢仰視因罷獵而還敕以所見者物色訪求或言上所見殆佛陀變現而遼東無塔廟尊像不可得唯回鶻梵唄之所有之因取畫像進之眞與上所見者合上歡喜讚歎爲作福田以應之凡種人之在臧獲者賞爲平民賜錢幣縱遣之君之祖諱迭木兒越哥父把騷馬也里黜又遷靜州之天山占籍今四世矣此地近接邊堡互市所在於殖產爲易君家勤儉自力耕墾畜牧所入遂爲富人君之父生三子其二早卒獨君資稟聰悟氣量宏博儕輩無出其右年未二十已能通六國語併與其字書識之泰和中試補尙書省譯史使者報聘麗夏君率在行中

大安初衛紹王始通問大朝國信使副倚君往復傳報皇帝賞君  
談吐敏捷欲留不遣君百計自解竟獲復命其年乙里只持譯書  
多所徵索君白於有司諸所徵物皆畫一供進自以身在名取之  
目匿而不言乙里只見衛王自陳所以名取君者王召問君面奏  
不願行之意辭情懇到王爲感動連賜之酒出內帑重幣并所酌  
金鍾賞之宣宗遷汴梁乙里只再至復斥名索君朝廷幸和事可  
成諭以敦遣之旨君以死自誓行議遂寢於是君相以腹心倚君  
頻歲遷擢乃自常調中特恩授開封府判官進官昭武大將軍內  
城之役奏充應辦使城成以勞遷鳳翔府路都總管判官元光二  
年秋大兵有深入之耗行臺檄君與治中胥某分道清野去城不  
三四里猝爲游騎所馳君與其子三達俱爲所執兵人欲降君擁  
迫而行言語相往復竟不屈而死得年四十有六實十一月之二  
十二日也三達以是夜亡還主帥惡於坐眎而不能救也出騎兵  
千人與尸而歸三軍之士爲之慟哭官吏士庶且夕臨者三日葬

之尋具君死節驛奏之詔贈恆州刺史輔國上將軍立像褒忠廟  
歲時致祭且徵一子入侍皆異恩也君娶馬氏子男三人長卽三  
達次鐸刺次福海女一人適楊氏君嚴於教子動有成法必使知  
遠大者三子亦能自樹立有君之風女弟適安氏甥天合父歿後  
躬自教督踰於所生習諸國語洎字書授之爲它日起家之地其  
後馬氏宅相果有成之者己酉秋九月晦三達涕泗再拜以君墓  
銘見請子謂南渡以來死節之士皆耳目所接見恆州之事固已  
飽聞而歷道之矣蓋君平生時每謂所覩言君父之恩大矣在狄  
道則捕爲生口而全活之在遼東則衣食之衣食之矣又縱遣之  
在大興則開仕進之路而官使之官使之矣危急之際又以腹心  
倚之願以盡此身以答萬分耳是則忠義奮發不謂之素定於胸  
中可乎是可銘也乃爲論次之君尙多可稱弗著著所以與享於  
褒忠者銘曰

墓木柏松碑石蛟蛇君得所以歸而行路齋嗟莫嗇者才賦君則

多沈潛而剛愎而無華曾是象胥孰從漸摩主恩岱嶽我乃負  
荷何以矢之之死靡它參乎吾前不磷於磨甯以四方之彊借妾  
婦而媵媵河源九天放爲頽波砥柱中流終古不頽彼美人兮何  
直去裔而卽華匪我前知神理不遐漠貂七葉其必爾家

遺山集

輔國上將軍京兆府推官康公神道碑銘

元好問

維金朝入仕之路在近代爲最廣而出於任子者十之四國初監  
州縣酒稅亦以文資參之故任子多至大官其不達者猶得俎豆  
於士大夫之列大定以後雜用遼制罷文資之注酒使副者純用  
任子且增內廷供奉臺僚直之目凡歷監當久及課最者得他遷  
謂之出職如唐人入流之比是後權酷日增風俗隨壞六七十年  
之間遂有賢愚同滯之歎論者以爲此誠選曹泥法之弊至於廉  
恥道喪自同商販亦爲任子者有以來之然且以國家舊人觀之  
使人入有士君子之清慎自守不爲利惑有如吾輔國康公者其  
敢以今日任子法待之乎公諱某字德璋康氏世爲遼陽人曾祖

某遼澄州刺史祖斌天會中進士仕爲咸平路轉運副使考道安不慕榮利優游鄉里以讀書講道爲業臨終敕諸子言凡人在仕籍豈有憂飢凍者事當從正貨利不得關諸心後用公貴累贈輔國上將軍京兆郡侯公卽侯之長子也大定中以咸平君蔭歷邯鄲沂州酒官明昌五年積遷樂安鹽使司管句資廉介動以繩墨自檢佩服遺訓無敢失墜及蒞是職至家所食亦就市買之鹽司所轄竈戶舊出分例錢以資司官管句歷三周歲乃成考所得不下萬緡公皆讓之同官黃思忠不毫末取也諸管句分辦歲課額外仍有積貯者謂之附餘管句私用之有司視之以爲例而不禁也及公當受代悉籍所餘上之官使范文淵大爲驚異歎曰康君奉公乃至此耶用課最當遷且本道提刑司薦公材可臨民七年得陞陳留令時早已久公下車而雨明年復旱民大艱倉而無從賑貸之公出俸粟爲之倡縣豪傑共贊之所得至三萬斛全活不可勝計雖旁縣亦有受其賜者承安二年冬朝旨更定戶籍異時

郡縣通檢名爲聚訟豪民猾吏囊橐爲姦若新增若舊乏往往不  
得其實徒長告訐而已公精敏有幹局縣人之肥瘠先已默識之  
差次高下一出其手籍旣定無一人有言不平者秩滿赴常調吏  
工部連辟爲曹甸河防都提舉都水使者言於朝馬蹄掃河從東  
北流害田爲多閉之則由徐州東南入海所經皆葭菼荒穢之地  
河壩腴田可利東明諸縣乃檄公董其役而河水湍駛之木不能  
勝水面高出堤上危欲奔潰已報都水而督之愈急公具香火禱  
河伯一夕水落丈餘時人以正直感動許之尋被按察司薦泰和  
三年遷河北東路轉運使戶籍判官五年選授襄陵令平陽縣十  
此最難治公發姦擊強尤更致力旬月之頃治效卓然明年秋在  
所蝗害稼已及縣境公率士庶齋沐致禱其日蝗徑過無留者復  
爲按察司所保八年授京兆府推官公仁心爲質加更事之久故  
決獄之際多所平反京兆大府公使庫例有所給官屬月酒常費  
之餘率賣之民間公獨以爲不可嘗謂所親言酒果有定額吾屬

侵縣官而益私藏非害公平三白渠業戶每以爭水爲訟或至殺  
渠上求致訟之故果得石刻記渠以青石爲之地蓋渠路歲久爲  
泥滓填塞受水纔半分溉不能給因闕起而爭之公率役夫浚渠  
以石地爲限渠深常歲丈餘自是無致訟者俄致仕愛林慮山水  
有終焉之志以貞祐二年五月之五日遭疾終於私第之正寢累  
官輔國上將軍護軍京兆郡侯會邑千戶會實封一百戶兩娶高  
氏俱封京兆郡侯夫人子男一人瑋興定五年擢詞賦進士第官  
正奉大夫鈞州刺史權沁南軍節度使兼懷州招撫使孫男二人  
天英世英孫女三人曾孫女一人俱尙幼瑋以癸卯十月十有二  
日奉公之柩葬於林慮縣三陽里東南原禮也旣卒事以公事狀  
來謂某言劉內翰極之誌先府君墓已納之壙中矣神道有碑碑  
當有銘敢質之以爲請某於瑋爲同年生義不得辭乃爲之銘并  
敘其平生如此其銘曰

秩俟其腴山澤其癯身處脂膏不以自濡執法與游御史與居退  
食自公飲水飯蔬清白所遺吾以觀發源之水初士不於材相彼  
潔污百藝不足一節有餘趙張三王之治聲非不藹如使九徵至  
焉而有所愧君子盜諸貪夫我愚曲士我迂我愚我迂不與義俱  
無碑有銘大書特書是爲古廉吏之墓可勿表歟

道山集

奉國上將軍武廟署令耶律公墓誌銘

元好問

公諱辨才遼太祖長子東丹王之八世孫曾祖諱內刺贈定遠大  
將軍祖諱聿魯考諱履章宗明昌初拜尙書右丞諡文獻公生三  
子公其長也資倜儻軀幹雄偉每以志節自負不甘落人後年十  
八以門資試護衛校射者餘七百人皆天下之選而公中第三俄  
以公事免泰和中從軍南征攻取三關以十一騎輕身入光州時  
宋已復三關復奪而出身被十三創以功授冀州錄事判官轉曹  
州司候中夏受兵山東西路行臺檄公戍東平尋詣北軍議和事  
遂爲所劫行及居庸關潛謀歸國奪老幼數萬入都城宣宗嘉其

功授順天軍節度副使賞賜鉅萬扈從南渡奏充孟津提控興定  
中選授京兆府兵馬使靜難軍節度副使左降河中府判官復次  
同知睢州軍州事兼歸德府推官歷中京兵馬副都指揮使召見  
問以軍政利害公慷慨爲之旨將相多非其材遂忤權貴出爲許  
州兵馬鈐轄召授武廟署令壬辰正月公之季弟今中書令楚材  
奉命理索公昆季北歸二月朔諭旨於隆德殿公涕泣請留死汴  
京哀宗幸和事可成賜金幣固遣之公歸留寓眞定以丁酉歲十  
一月十有一日春秋六十有七遘疾終夫人靖氏前公卒子男一  
人曰鏞男孫二人曰誌公奴謝家奴皆尙幼鏞以癸卯秋九月奉  
公之柩葬於義州宏政縣東南鄉之先塋鏞弱冠而有老成之風  
以嘗從子學來請銘故略爲次第之其銘曰

以射則絕傳以戰則無當前虎視鷹揚而風義凜然材則人耦奇  
則天贖志一棺埋辭九淵千年而見白日尙有望於攬蓬之賢

大丞相劉氏先塋神道碑

元好問

天兵南下經略中土歲甲戌秋師次燕西今行臺龍門公年甫十二隨其家人避兵德興之禪房山旣而盡室被俘公在一大首領麾下一日避役御營犒宴之人什伍爲耦公輒入座其倉意態自如上舉目見之親問姓名及所以來者公跪自陳主帥不見卹無以自存願留止營中上召主帥名索公得之隸中宮帳下不三四年諸部譯語無不閑習稍得供奉上前公資稟聰悟異於常人進退應對無不曲中聖意未幾擢之奉御之列出入帷幄寒暑旦暮斯須不少離千載之會實始於此其年出使諸道所至以稱旨聞車駕征契丹餘族是爲西遼歷古續兒國訛夷朶朶等城戰台只破之遂征遜丹之斜迷思於普花見拒印度噴木連破其軍二十餘萬公皆在焉五六年之久艱難險阻備嘗之矣上試公已久熟其材量而閱其勞苦隨以西域工技戶四分二千之一立局燕京兼提舉燕京路徵收課稅漕運鹽場及僧道司天等事山東十路山

西五路工技所出軍立二總管公皆將之賜之玉印金虎符公上  
奏臣有舌在不煩符節意以爲聖訓諄復孰不畏服臣口能宣布  
之因固讓金符於佐官宋元高逢辰別請銀章而歸是後立行宮  
改新帳殿城和林起萬安之閣宮闈司局皆公發之明聖繼統萬  
國連紹勳舊大臣行尙書省事於漢境節制所及凡二十餘道分  
陝之命公實膺之以公前後而言蓋勝衣而入侍燕閑未冠而肅  
將使指帶刀宿衛從事獨賢周廬徼巡靡國不到經涉萬里出入  
三朝仁信篤誠自結主知至於成白門之婚媾辨讒夫之媒孽新  
宮落成則以有功遍諭中州撫治則以無過見知合侍御而爲家  
人父子之親由爪牙而得股肱心膂之寄眷顧殷重賜賚稠疊開  
國舊臣莫與爲比古所謂攀龍鱗附鳳翼依日月之末光挹雲雨  
之餘潤者蓋不足道也公每以國恩天大不勝臣子區區之情丙  
午冬詣闕拜章旣以鄉郡所創大清真寺爲僧眾祝嚴之所矣恭  
惟河澗九里澤及三族姑姊羣從仁卹媼睦率從大慶得之而於

揚名顯親或尙闕如人子之心其何以自處乎乃命家老件右積  
累之舊命文士撰述銘諸麗牲之碑謹按劉氏世居宣德縣北鄉  
之青魯里孝弟力田蓋有年矣曾大父雲自遼日爲大家有子四  
人曰璋曰瓊曰玆曰瓚玆之子四人顯仁字仲明祖仁字仲昌用  
仁字仲至體仁字仲康仲至府君卽公之考也公家故大族又以  
賁雄其鄉委積豐實畜牧蕃息北山之奚家關西鄉之土厚皆有  
別業與世官榮祿家同里開出入游觀裘馬相尙輕財好施少不  
靳固求者多所全濟故州里以陰德稱焉府君娶同鄉李氏生三  
子長敦字德厚季效字德信皆無祿早世公其第二子也自大父  
以來不常厥居而其先塋止於青魯西北原而已竊嘗考於陽報  
之說天造草昧利用建侯豪傑之士乘時奮興以取功名富貴者  
抑多矣虎或鼠化蛇非龍諱亦奚必以憑藉積累而爲言然質之  
古人袁氏之四世五公高密之重侯累將一得於平反楚王英之  
獄一得之統百萬之眾未嘗妄戮一人遠則傳記所傳近則耳目

所接見若此者眾殆不可勝舉惟天愛民甚一物暴陵則天氣爲  
之外錯故愛人者必有天報報施所不及者特十百而一耳使憑  
藉積累一切以諛詞折之則神理或幾乎熄矣公家出燕遼之大  
姓席高會之世業華腴之奉鬱爲素侯至於排難解紛周急繼困  
任俠尙氣與時貴並名源深流長槩見於此惟公資風土之厚炳  
川嶽之靈威德沈潛策慮幅臆坐鎮衰薄含納垢污獨見幾微之  
先審度剛柔之際人不能一我則百之若夫武臣宿將專制方隅  
交搆旣興怨嫌斯在公折之以正理示之以赤心智勇旣殫重爲  
輯睦又若失意杯酒意氣妄加人以兵憂我惟誠往和氣甫浹而  
宿怨已平又若論列御前皆天下大計辭情激烈上爲動容一言  
興邦古無與讓至於賓禮故老崇尙儒雅古今治亂了然胸中慕  
高賢之歸休師道家之知止無心富貴而富貴如見逼畏遠權寵  
而權寵常自至年甫知命福祿方來其深略遠圖忠良明智上以  
尊主中以庇民下以爲劉氏無窮之傳當大書特書屢書之不特

一書而已也夫忠以報國孝以起家立身行道之義彰慎終追遠之德厚不有金石後裔何觀乃爲之銘公名某字德柔以小字某行八子某其長已襲世爵云其銘曰

有佳者城武甯其原是爲龍門劉氏之阡劉爲大家出用武國從公會門孔武且碩孔武且碩唯幽燕之習曾是義俠而多潛德斤斤我公有見於幾年甫勝衣知大福所歸唯左右是奉而不違開闔風雲出入範圍婉變龍姿躍而天飛股肱心膂成體而一穆陵無棣賜履而十命以南伯方國是式于蕃于宣汝明汝翼邱山其崇川谷其容望之巍然允矣鉅公紀有旂常勒有鼎鐘何以配之錢氏表忠袞冕巍峩奮無所階世尋丕祚公有自來宗起起宗疇宗之德公沂其流謂必有開公侯之世其終必復家食舊德史遺往躅獄有平反將無妄戮神理不遐敢專其福岷山導江小川三千發源濫觴其必不然我作銘詩述劉宗之先祝公眉壽而保魯爲忠孝無窮之傳

遺山集  
以上原列卷一百三

歸德府總管范陽張公先德碑

元好問

范陽張公漢臣遣其參佐陳玠李侃侯珙自曹南走書幣及子於順天書謂子曰子良不敏爰自束髮以良家子隸軍籍轉戰南北將四十年憑藉先世積善之舊生還鄉國乃辛丑某月得用侯伯之服之禮展省墳墓攷之令甲諸仕及通貴廟與墓俱有碑應用螭首龜趺之制竊不自揆度思得文士之見信於人者撰述之以侈光寵以昭前人以俟百世之下維吾子惠顧之曩子在大梁承乏左曹之都司壬辰之圍外援阻絕危急存亡朝不及夕或有言宿州節度宗室眾僧奴之幕客張子良由間道齎奏牘至者都堂趨召問所以來公爲言國用安自漣水來歸糾合義徒刑牲插血誓爲勤王之舉以游騎旁午跬步千里無敢進奏者子良感激自奮獨與裨將張平夜行晝伏開關百死乃今瞻拜京闕幸疾得歸報無失事機卽日召對便座勞賜殷重凡奏牘所請眷倚用安者無不開允符節印綬衣帶弓矢書詔誥命凡繫之左曹者子得與

聞之朝議多公機警絕出占對詳盡雖素官無以過嘖嘖稱歎率以遠業期之及公將使指還都人日望東師之至而用安天奪之魄心計蹉跌進退狼狽迄無所成公信義昭著獨爲時論所保任故繼有鷹揚騎都尉涂宿節越之命子亦備聞之公初北歸介於東明商君孟卿父子及崔君君佐王君安仁兩君以此碑爲言蓋心頗知予而予亦嘗望見眉宇於眾人之中願交之日久矣誠得秉筆以相茲役使孝子之情盡諸侯之禮備固所願也其敢以固陋辭維張氏族出范陽其家於縣東仇家里者不知其幾昭穆矣自公會大父甲而下皆隱德不耀大父臣甫資稟高亮不親細務恤貧乏樂施子又謹於事佛日誦般若爲課重惜物命未嘗烹割行及庖湍聞家人茹葷則睨而不顧壽八十有七怡然坐逝祖妣王氏李氏生子三人其季諱珪純質有父風明昌壬子之夏三水汎溢漂壞廬舍至於邱隴亦爲湮沒珪與長女李乘船筏百計訪求僅得祖考遺骸於泥淖之下其瀕於死者屢矣妣朱氏慈仁勤

儉孝於舅姑生子二人長卽公次日子明子明仕爲鄜州洛郊主簿母有前識謂公材幹特達後當貴顯常戒之毋妄殺以仁愛爲懷墓故在三水之陽懲創水禍改卜其陰乃在所居之西南原見於辛丑新阡者特二世耳初大安兵興公以材選爲軍中千夫長以功遷都統時耕稼旣廢道殣相望乃率涿州定興新城戶數千就食東平甲申秋樞密院檄公遷壽春充防城都提控州將夏全反覆變詐動與公不相合公謀舍去之未能也壬辰正月全劫州民出屯雞口州隨爲李敏所據公棄家屬募死士數十輩徑入敏營敏一夕三召公公情辭慷慨感動左右三欲害公而不能也夏全北行公與宿州帥尅石烈阿虎劫之遮老幼數萬靈壁之圍遂解全不勝憤會邳徐軍來復讐公復與宿帥眾僧奴斫全營於蘄縣全僅以身免至遺其金虎符而去未幾疽發背死於揚州公在兩淮初非本策重以地土卑薄風俗不相一感念先隴遂有鴻鵠高翔之志以戊戌冬擁麾下數萬眾自泗州北歸大帥以聞隨拜

顯制方面之命嘗謂全燕疆界廣闊風土完厚自秦滅六國而郡縣之迄唐中葉盧龍一軍雄視趙魏鬱爲大鎮以聚粟之利車騎之盛言之則爲用武之國以太行恆山挾右碣石入於海言之則爲天地之藏海山沈雄通貫斗極人稟其氣而生或客於其鄉或仕於其國率多魁偉敦龐宏傑之士至於游談劍俠崛起閭巷閒而掉臂於王公之門排難解紛遂以功名顯者往往而在蓋不至於人物渺然絕無而僅有也漢車騎將軍之子孫散居涿易閒雖譜牒散亡無從考按其風聲習氣歌謠慷慨風流猶存耳公策慮懔懔氣節豪宕其走夏寇使大梁特暫有所試已足以信眉高談無愧天下況乎旅方剛委任伊始側聞下車睢陽首以增築學舍爲事幕府省靜日得近見文儒攷論今古衣冠之整潔車騎之閑雅駸駸乎承平禮法之舊他日極其所至豈特長一道將軍而已耶故予旣論次先德并以公出處附之欲人知張氏所以起其宗者蓋如此其銘曰

立木柏松文石龍蛇鬱彼新阡鄉國之華千騎來歸大纛高牙展  
墓而入州人驚嗟繄張世之先秉心柔嘉播而穫之猶上農之禾  
月計之則有餘理無僭差西州旣東兵連兩河鉏耒棘矜奮而橫  
戈矯矯維公屹立不頗維軍律是從戰功日多夏寇黥髡劍佩巍  
峩倉飽而颺誕爲盜夸公斫其營壯士無譁慚憤亡幾時化而蟲  
沙有來同盟脣齒輔車詣闕拜章畏途褒褒孰爲田疇而克負荷  
公之義聲金石不磨大邦維翰淮海無波公力方剛公壽亦遐相  
彼發源淵其未涯我卜行營之原當置萬家

遼山集

臨淄縣令完顏公神道碑

元好問

公諱懷德字輔之以小字得孫行族完顏氏隸上京路司屬司武  
元文烈之從弟劾徹封國於趙子斜不出降國而郡封於金源子  
阿魯熙宗朝平章政事子習捏驃騎尉上將軍義州節度副使卽  
公之考也母曰金源郡夫人郭氏公其子也甫成童以宗子第五  
從承應走馬局俄遷內承奉班三厯監務用課最調密州倉使衛

紹王至甯元年選注臨淄令公生長華腴而能以法度自檢初到  
官吏民畏公修整謂其中有不可測者及見其不飲酒不畏怒不  
事苛細不以榜掠立威不三數日上下歡然猶一堂之上矣貞祐  
二年受代有期而中夏被兵盜賊充斥互爲支黨眾至數十萬攻  
下郡邑官軍不能制渠帥岸然以名號自居讐撥地之酷睚眦種  
人期必殺而後已若營壘若散居若僑寓託宿羣不逞鬪起而攻  
之尋蹤捕影不遺餘力不三二日屠戮淨盡無復噍類至於發掘  
墳墓蕩棄骸骨在所悉然獨臨淄之民感令君之仁視猶血屬百  
方藏匿有以令家父子甘就死地者人心既定確然不移其掩蔽  
愈更深固如是數月之久大帥駙馬都尉僕散公統兵而東乃詣  
軍自陳都尉知公仁愛所感脫身於萬死不一生之地承制拜官  
公南歸之計已決再三退讓乃聽自便是後僑寓亳州無復宦情  
以宣宗興定五年十二月之三日遘疾春秋六十終於私第之正  
寢越三日權厝某所夫人郭氏亦功臣藥師之女孫封號如其姑

子男一人曰從政男孫三人阿海早卒曰守英曰守傑女孫一人  
嫁須城令信某早卒曾孫女二人尚幼天興壬辰河南破從政率  
老幼千人歸行臺特進公於東平給使帳前承事既久委之筦庫  
之任稍遷工匠副官今年閏月今相君度其付委未盡改本道課  
稅所副使未幾進副爲長且授以提領之職提領永念先世積累  
之厚兵亂流離猥蒙特進公父子特達之遇思所以顯親揚名者  
唯金源陪葬大房平章出鎮錦州而薨於鎮葬此州之某山副節  
度葬宏政之宏山下臨淄邈在河外誠懼陵谷變遷墓失其處則  
遺孤投死無後矣乃遣長子阿海護輜車而北卜安厝之宅唯須  
城東金谷鄉之盧泉爲吉定爲新阡我先府君是爲北遷之祖竊  
謂私門之事無此爲大乃於省介參某人以墓碑爲請蓋提領君  
之士胥世昌子門弟子也故予於君之平生頗知其厓略君嘗以  
族屬授官而不樂仕宦宗室諸老怒其閒放自棄欲強致之京師  
君百計求免久乃得遂然亦以覃恩從進義校尉至昭勇大將軍

矣毫下多世官恣縱不法良民或被侵愁者往往以氣使訶護之  
識者稱焉毫被兵而軍亂軍中有挾宿怨謀相圖者主者私以情  
告君得先事爲備竟免於難迄今身領漕政守英官胡魯女孫適  
某人循流測源豈偶然哉銘曰

殷士黼皐厥作裸將亦惟我周王德而不彊遼江沃流玉牒散亡  
獨金源有傳見於東方見於東方朱芾斯皇維先世所歸陪燕大  
房再遷而南邈如投荒喪亂宏多曠于蒸嘗温序思歸旒然涕滂  
輻車北轅金谷其藏鬱鬱佳城松檟有光維彼臨淄銅墨之良梁  
肉疲羸紈袴冰霜惠利所漸愛于桐鄉殆天以慈衛之俾壽而康  
何血肉之場而有萬夫之防侃侃嗣侯福艾耆龐對於前人祇懼  
弗忘人世相唐本仁柔之梁天道靡常福善其當我卜盧泉之原  
萬家其傍

遺山集

費縣令郭明府墓碑

元好問

公諱嶠字子崇族郭氏世家臨潢之長泰曾大父英潛德弗耀大

父願誠遼日進士擢第由左班殿直仕至侍御史生二子長曰元徽金朝詞賦甲科未仕而終次曰元弼換遼官充尚書省譯史遷儀鸞局副使遂占籍大興左警巡院興陵朝詔舉內外官三十年無過犯者宰相以儀鸞姓名對且薦其清慎有幹局特旨進階五品授遼東路轉運副使生二子長曰岐大定十九年進士釋褐薊州軍事判官車駕東獵聽萬姓縱觀上親問薊州孰爲好官父老合辭以軍事判官對問之它所對如前上欲擢爲朝官以避親換宛平令累遷監察御史戶部員外郎歷解深單三州刺史終於大名等路按察副使次則公也公早習舉業知詩文律度以父任試補尚書吏部掾屬終更調禹城南宮丞再調沂州防禦判官以廉能升兼費縣令資稟孝友臨政仁信篤誠不事表襮旣久吏民安之懽然有父母之愛使者復以廉幹聞貞祐之亂河朔郡邑所在陷沒費亦受兵公能以計自脫家四十口逃難解散無復歸顧之望兵退縣治復立不旬日農民護送公族屬皆獲完聚下迨狗馬

無所棄失同官諸人均被殺掠有不遺噍類者識者謂公之仁政  
驗於此矣公春秋已高無復宦情長子令永甯洛西山水佳勝衣  
冠之士多寓於此公與賈吏部損之趙邠州慶之劉文學元鼎李  
澤州温甫劉內翰光甫名流陳壽卿薛曼卿申伯勝和獻之諸人  
徜徉泉石間日有詩酒之樂天興元年三月日年七十有六先洛  
陽陷一日以疾終於寓舍官懷遠大將軍上騎都尉汾陽郡開國  
公食邑七百戶娶高氏上林署令某之女封汾陽郡君子男四人  
通祖繼伯氏按察副使房以廕仕爲太原交鈔庫使歷陽曲令終  
於府治中嗣祖以祖廕試補刑部掾自同州錄事永甯中升陝縣  
令入爲吏部主事員外郎京西大司農丞天興初授本路安撫使  
兼行大司農分治戶部事今爲行尙書省左右司郎中興祖以公  
蔭試補戶部掾今爲燕京總府參佐顯祖未仕男孫九人曰蒙曰  
履曰泰曰謙曰豫曰隨曰臨曰觀曰賁女孫五人長適士族涿州  
王氏次適燕中王氏餘幼在室夫人前公三十年卒祔宛平魯郭

里東原之先塋孤子等以壬寅三月日奉公衣冠合葬於汾陽郡君之墓禮也好問往在洛西辱公以篇什見賞且於二子有通家之好見屬墓碑不敢以固陋辭因爲論次而系以銘其辭曰

析木天街碣石海壖唐風具存不爲遼遷公生其閒氣質渾然人門其華詩禮其傳可以登三老賢能之書而屈於吏銓有來銅章仁信藹然淪浹之深人合而天崑岡火災之日襁負不捐孝於親而賢友於弟昆而賢孝友而施於政又其賢愷悌君子胡不百年我知岷江之濫觴三百維川大書豐碑識公之阡是惟良民吏之墓過者式焉

道山集

廣威將軍郭君墓表

元好問

貞祐初中夏被兵二年之春兵北歸旣破平陽取道太原分軍西六州時岢嵐無主將同知軍州事完顏昭武以城守計訪於君君爲言城守固善然自北兵長驅而南燕趙齊魏蕩無完城公獨欲以掌許地抗掃境之兵強弱眾寡無乃不敵乎且守禦有具非倉

猝所能辦就使可辦客軍皆有去心驅市人而使之戰果何恃乎  
兵家有戰有守不能戰不能守唯有避其鋒耳今游騎已入境不  
早爲計則悔無及矣昭武者從君言乘夜以軍夾老幼走西南龍  
門若北兵隨至汾石嵐管無不屠滅唯岢嵐無所得而還宣撫司  
錄君功以便宜授嵐谷簿攝錄事至今鄉里皆以一州之命自君  
得之君諱瑁字子玉姓郭氏世爲岢嵐人唐以來忠武王之子孫  
散居汾晉閒不見於譜系而得之承傳君蓋其苗裔也曾大父晏  
大父興父詡三世在野然自大父以來以資雄鄉曲任俠尙氣樂  
於周急嘗日出緡錢一千以給丐者如是數十年故人以陰德歸  
之君弱冠以律學應選再上不中議罷舉會明昌官制行乃用良  
家子明法理慎動止推擇爲吏歷仕州縣久敘年勞授忠勇校尉  
自嵐谷簿調隰州知法改平陽知法河東南路行元帥府檢法兼  
提領犒賞興定元年入爲尙書左三部檢法改蒿州知法遂充行  
尙書六部主事累官廣威將軍汾陽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以正

大二年歲在乙酉正月元日春秋五十有八終於嵩州之寓舍公  
天稟渾厚有晉人淳篤之風自持者甚廉而施子無少厭議獄餘  
二十年仁心爲質所以致忠愛者無不盡在隩州明劉狗兒者無  
罪積年之冤不數語而決闔郡爲之稱快甯化頻年荒歉時疫流  
行君躬自調護多獲全濟最後主部事危急之際調度百出君區  
處餽饟視民力爲緩急上官以吏能許之苦公胥和之參政李公  
君美雅知公才及行臺平陽首被獎拔宣慰使李公仲修亦以恩  
門之久時以書問及焉居伊川旣久先以酒交於屏山李先生之  
純許司諫道真歸老此州與馬倅之良趙宰壽卿日相追從徜徉  
山水閒雲屏泛舟見於圖畫其爲名流所重如此身歿之日送葬  
之人傾動州里行路爲之悲愴則君之生平誠於接物不以貧賤  
爲輕重者於此見之夫人同郡李氏閨門整肅有婦師之目封汾  
陽縣君後公八年歿於襄陽子男五人長曰峴用丞相高壽公薦  
試補隨朝掾屬充平陽孟州兩帥經歷官嵩州刺史次曰仲南舉

進士次曰擇善棄家爲黃冠次曰仲文以君蔭補遙領西安軍節度副使次曰仲器亦用蔭祇候承奉班早卒女一人曰妙延爲女官孫五人曰汝霖曰棟曰同寅曰協恭曰和衷曾孫三人皆幼某等將以某年月日奉公之柩祔於郡北天澗南原之先塋歲甲辰冬予過洛西仲文方從事鄧州之行幕介於教授吳子賢涕泗百拜以墓表爲請仲文溫澆有蘊藉一府之事皆所倚辦擇善操履能正博於元學道價重一時而竊歎郭氏世業澆雅晉人少見其比推究原委知廣威君之後方興而未艾也乃爲論次之而系以

銘銘曰

敦兮其純良有自勝之剛溫兮其慈祥無寡恩之傷橫流湯湯身爲舟航拯溺於其鄉再世而昌神理孔彰吾文表之尙以發其幽光

道山集

潞州錄事毛君墓表

元好問

君諱某字伯明族毛氏世家臨清靖康之亂遷大名遂占籍焉曾

大父瑜宋成忠郎大父詢金朝初洎弟評同登進士第仕爲泗水令官至朝散大夫父大壯廣威將軍永年縣主簿內翰東明王公百一述先德備矣永年三子君爲之長自幼以孝稱友愛二弟遂及宗黨資稟剛毅廉介自守人不敢以非禮犯之明昌中以父任係承奉班厯監差者五皆以課最聞而未嘗以勺水自及泰和初超靈寶縣主簿令有故不事事君攝縣務者幾二年平賦理訟有愛利之實憲司以廉能舉之將受代丁太夫人李氏憂赴喪之日老幼號泣攀送數十里不絕其得民如此禫服向終復遭大故比葬斬焉衰經中日誦佛書爲課迄於終制言動之閒鮮不如禮人以爲難能大安初北鄙用兵選授昌平縣軍資庫使到官未幾而大敵至吏民狼狽逃死隨潰軍而南庫所貯金帛先備犒賞用者以鉅萬計姦人乘亂公爲攘致同官亦挾輕貲而逃僕隸因以爲言君訶之曰官不能守旣無所逃責矣尙敢以盜竊自陷違天理累子孫乎貞祐元年調潞州錄事待次鄉里府尹知公有幹局檄

監漕事赴都時游騎充斥道路阻絕篙工役夫日譏逃避君安慰百至糧運竟達尹益以軍倉付之乙亥冬敵再至大名受攻君方計餽餼而城已陷兵人脅君使降怒其偃蹇不爲屈欲兵之君盛氣憤激義不受辱大叫觸牆立致殞絕得年五十寶十二月二十有二日也兵退葬之府城北三里所吳莊原之先塋積官廣威將軍勳騎都尉封滎陽縣男倉邑三百戶夫人涿郡王氏泰和名臣大尹俯然之女孫封滎陽縣君略通書傳事舅姑孝謹訓飭二女動有禮法中表以婦德母儀歸之稟命不融與君同日遇害子男四人居謙明威將軍臨淮簿居政忠顯校尉魏縣五星鎮酒官居仁修武校尉通許醕監喜喜早卒女二人長適千戶喬惟忠次適順天路軍民萬戶張德剛男孫三人漸業進士渙澄皆尙幼初君欲就蔭補而弟廣威將軍敬之年未及君待之數年竟與同解而仕敬之仕宦連蹇累坐課殿被拘君每加營護事過之後慮其不自安不復一語及之兵興以來良家子多從軍君昆弟未嘗別籍

丁壯六七輩軍帖下敬之房一子被選其母以征人往往陷沒行  
坐涕泣君聞而憐之卒以己之子代行女弟嫁上谷畢氏游宦隔  
闕無歸省之便君問遺殷重不以遠道爲嫌二女及笄州里名門  
競求姻對君俱不之許夫人問之故君曰吾女賢淑當媿貴官筦  
庫常族何足辱之卒之兩壻皆開國勳臣寶書龍節位望崇顯在  
當代侯伯之右庇蔭所及外舍有光誠不負君所期矣居仁避亂  
南渡居數年始知二姊所在羸服裹糧千里就訪及兵破河南張  
侯委居仁舉夫人族屬之留汴梁者北歸令羣從安居雞冰之上  
歲時燕樂復見大門之舊雖出侯恩義而德義之力爲多順天盛  
衣冠德義從先生長者授諸經章句駸駸乎性理之學君之世蓋  
未易量也爨子婦翁提舉君以宗盟之故洎君伯仲通譜牒恩義  
備至有骨肉之愛奉公夫人之命德義以墓表爲請因爲論次之  
君尙多可稱弗著著以孝爲忠者其銘詩曰

義如泰山力莫勝惟其舉之孝也能受親髮膚敬所承一許之國

刃可陵我思古人得伯朋任重道遠毅以宏大河無梁豈樂馮以  
孝則勇信有徵千年華袞取美稱禽息烏視奚足矜忠臣之門後  
必興天何言哉理則應

遺山集

顯武將軍吳君阡表

元好問

君諱璋字器玉姓吳氏石晉末有官獻州從少帝北行者又自遼  
陽遷泰州其子孫遂爲長春人六世祖匡嗣遼開府儀同三司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陳國公五世祖昊咸雍十年劉霄榜登科仕未  
達而歿四世祖敬良潛德不耀子讓東頭供奉官贈安遠大將軍  
卽君之曾祖也祖鐸閭門祇候金朝天會中左班殿直考德元貞  
元中監崞縣煙火公事贈明威將軍妣傅氏濮陽縣太君君卽明  
威之元子也生七歲而孤養於其姑樂亭齊氏稍長卽能自樹立  
大定十年以蔭補官歷遂城滿城四務酒官明昌四年調保州軍  
器庫使改太原大備倉副使泰和初以六品諸司差監歷城稅課  
最遷濟南軍資庫副使轉鄧州草場副使會錄事缺員父老狀於

州請君攝司事不期月政成郡人以吏能稱焉衛紹王卽位用大安需恩官顯武將軍騎都尉漢陽縣男會邑三百戶因爲所親言吾狼以賞延入仕將四十年得不償勞甯不自知徒以先君子蚤世不及通顯故強顏末秩耳今品及列爵當預追錫之典生平之志畢矣今不自止欲何求耶乃投牒請老武勝節度高侯雅知君勸止之曰選法廕子五品例入一差隨有超擢君淹筦庫久能少忍之且當被百里之命何求去之決耶君不得已起調得監方城稅到官不數日以崇慶元年五月二十五日春秋六十有五終於官舍君資孝友姑氏歿哀過所生識者以爲生長見聞宜有加於人者爲人誠實樂易重然諾輕施予有以急難來歸者必極力營贍之以故家屢貧然不卹也少日酒不能亂中歲以止飲自誓賓客過門歡宴彌日不見惰容人尤以此多之身歿之日識與不識皆爲之嗟惜名士赴弔者數十人其得人心又如此夫人某郡張氏閨門肅睦有內助之效封漢陽縣君後君二十年而歿子男二

人長仲侃忠顯校尉次仲傑鄧州教授孫七人曰綱曰維旣冠而卒曰綽曰縉曰續曰級皆早卒繼僧未名仲傑將以某年月日奉公之柩歸祔於大興府宛平縣玉河鄉黃村里之先塋歲甲辰冬予過洛西仲傑涕泗百拜以墓碣銘爲請仲傑學爲通儒德爲善人殆唯其有之是以似之者乃爲論次之并用予之所感爲作銘其銘曰

我足天衢彼責守閭我器函牛彼求柱車論族膏腴卒不能以自濡筮庫之須仕無他途選部一拘同滯賢愚然則前日之所謂任子者非做法也與

遺山集  
以上原列卷一百四

金文最卷五十二

金文最卷五十三目錄

墓碑

信武曹君阡表

元好問

千戶喬公神道碑銘

元好問

千戶趙侯神道碑銘

元好問

故帥閻侯墓表

元好問

濮州刺史畢侯神道碑銘

元好問

宣武將軍孫君墓碑

以上原列卷一百五

元好問

龍山趙氏新塋碑

見文雅

元好問

冠氏趙侯先塋碑

見文雅

元好問

西甯州同知張公墓碑

元好問

兗州同知五翼總領王公墓銘

元好問

五翼都總領豪士信公墓碑

并引

元好問

孫伯英墓碣

見文雅

以上原列卷一百六

元好問

金文最卷五十三

昭文張金吾月霄

墓碑

信武曹君阡表

元好問

已酉秋九月予以事來燕都行臺參佐曹侯椿年持其先人信武君事狀再拜涕泗爲子言往者過太原嘗以宗人益甫咫尺之書之故得見顏色時先人始就安厝欲求阡表以昭示永久而未敢也側聞從者在燕將往拜之而邂逅於此今願竊有請焉案事狀益甫所撰益甫予同舍郎其言可信不妄且曹侯之意甚賢故爲論次之君諱元字長卿曹氏世爲隰州人隰州之以資雄鄉里者累十數代矣曾大父秀妣張氏大父繼純賢而有文以善人獲稱妣郭氏朱氏何氏朱氏宋朝散大夫某之女父鎮資仁厚有士風妣靳氏張氏生子五人君其第五子也齠髻受學年十二孤初父病革獨念君未有所立殊以爲憂及父沒君持喪如成人未幾母

卒勺水不入口者累日廬墓側至終喪鄉黨稱焉其後兄弟析居君力學自奮不數年博通經傳以至陰陽醫藥法理之學無不精至爲人謹厚舉動不碌碌喜賓客好施予周急繼困不責報謝郡長吏而下皆推重焉兄植旣老君事之惟謹疾則躬侍湯藥存拊諸孤更爲調贍有閒之者君不聽曰鄉人不能自存者且當救之況兄之子乎貞祐之兵隰州破羣不逞之徒乘亂剽掠君具牛酒集壯士得千人約曰吾州被兵惟州倅獨存今逃匿他境吾欲與公等立州事迎倅以歸可乎眾曰諾乃安集境內還倅於州羣黨破散遺民賴之以安有欲推君爲官長者君義而卻之明年大飢民無所於糴君出所餘以救餓者全活不勝計而初不一錢取也興定己卯秋八月二十四日將適終陽邁疾終於途春秋四十四夫人霍氏同郡檢法某之女閨門肅睦內助之力爲多君歿之兩月州乃陷盡室被俘惟椿年調官京師夫人給兵士言我主婦贖財所在當盡指示餘人何所知以故家人得少寬夫人私語之曰

若等自爲計吾老矣終不能苟活以重吾兒憂遂俱兵士至其家  
正色言曰吾家父子皆食官祿吾般身以報可矣財豈可得耶兵  
士怒縛之夫人罵不絕口而死生子三人長卽椿年次松年大年  
一女嫁郡人周惠今爲真定參謀椿年大安中出粟佐軍仕爲綬  
德令階五品得贈君信武將軍某縣男夫人縣太君松年大年俱  
以兄蔭祇候承奉班諸孫皆尙幼孤子等實以己亥十一月十有  
九日葬君某里某原之先塋夫人耐焉銘曰

孝子之志慈且祥仁者之勇直且剛衣冠堂堂百夫之防無移官  
之階而有爲政之方施於閭門義存義亡凜凜皚皚崑玉秋霜墓  
石有銘德潛而光我卜曹宗偕隰川其未央

遼山集

千戶喬公神道碑銘

元好問

公諱惟忠字孝先涿州定興人大父恩父順世爲農家而以義俠  
見稱公資稟沈默見於童幼及長驍勇善騎射志膽堅決輩流中  
少見其比衛紹王大安初北鄙用兵良家子有以戰功取階級誇

示鄉閭者公慷慨奮發不甘落其後乃棄家事不問俠游燕趙間  
貞祐南渡河朔板蕩豪傑競起公從今萬戶張公聚族屬鄉曲保  
西山之東流鳩別自爲一軍及張君副經略苗公道潤承制封拜  
公亦受定遠大將軍恆州刺史居無幾何國兵由紫荊而南張公  
以馬跌被執而公不知其守東流者如故也大帥以張公至塢下  
諭公使降公盛爲禦備日戰數十合力盡乃降張公先以公爲爪  
牙且嘉其忠憤不撓力爲保全益以腹心倚之宋將彭義斌旣破  
東平隨據大名聲勢甚張南北軍待爲勅敵無敢試之者一日義  
斌提銳卒數千北向猝與公遇於真定之南公以騎數百直前挫  
其鋒義斌懾焉武仙劫殺主帥並山郡縣反爲金張公會諸道兵  
擊之公時攝帥府事將騎五百步卒三千鼓行而西聞敵將保郎  
山行列方整殆不可犯公謂部曲言歸師而過之兵家所禁不若  
設伏山下開其歸路彼得路則無鬪志吾邀擊之取馘於穴得志  
必矣已而敵兵過公出其不意大敗之如公所料時別將有陷陳

中者公以單騎出之不旬日諸叛者相繼降附進逼眞定仙懼南  
奔轉戰逐北遂攻彰德彰德下略地齊魯駐軍滕州之牙山紅衲  
軍夜至公獨搏戰奮戈大呼營中驚奮皆殊死鬪衲軍敗走填壓  
山谷間無慮數百人益都之役宋援兵數萬將及城下公逆戰走  
之獲軍資甚眾城中軍突出將爲犄角公隨以短兵遮擊敵退保  
不復出大帥會諸將特稱公之勇以褒異之先是張公開幕府滿  
城公爲元帥都監以功遷左副元帥及師還兼行兩安州帥府事  
移軍唐縣鎮退西山者累年辛卯冬南渡河戰於陽翟之三峯山  
明年圍汴梁汴梁圍解公北渡天興軍北渡平章白撒攻圍衛州  
公力戰卻之河南平張公入覲公復攝府事從征淮右歲甲午朝  
廷第功張公因陞奏臣之副喬惟忠出入百戰功最多乞加寵擢  
於是特恩以寶書金符授公行軍千戶自是愈自奮勵其破棗陽  
攻光黃率以先登被賞張公勇而有謀能得士死力每以方略授  
公使戰公亦稟而後行故所至克捷幕府統城三十遭離喪亂人

物憔悴而能生聚教育使之去愁歎而就安安出於翼贊者爲多  
計公之功蓋不特攻城戰野而已也公生而孤事太夫人某氏孝  
敬純至問安視膳躬侍湯藥士大夫以爲知禮壬寅秋丁內艱適  
在病中比襄事哀毀骨立用是病增劇竟以丙午年五月二十有  
七日春秋五十有五終於正寢越某日權厝順天城東之某原娶  
大名毛氏廣威將軍潞州錄事之女閨門肅睦中表以爲法子男  
五人長珪襲公職出屯河南次曰琚順天路人匠總管雄州新城  
等處長官次琇皆毛出也次璋次琳女五人長適千戶賈某早卒  
次女繼焉亦毛出也次適聶氏餘在室男孫三人女孫一人皆尙  
幼公美鬚髯舉止詳雅有素宦之風恬於喜怒未嘗見於色每戰  
勝將佐其爲欣快而公初不以功伐自高其攻黃州也宋兵乘昏  
莫奄至公率銳卒與戰主帥命舉火視之見青甲而黃馬者戰甚  
力而不知爲公也明日懸賞求之公竟不自言其推讓又如此太  
夫人素慈仁事佛老惟謹教公毋妄殺重惜物命公亦視母意所

在以寬厚從事所捕生口多縱遺之冠氏李君玉先在俘中間知  
爲士人卽館之門下令授諸子學古人北面降虜者今眞見之常  
以時俗侈靡相尙中歲以來尤尙純素出入會計見之朱墨者率  
無浮費之妄然人以緩急來赴者必重爲賙給負責則往往折券  
以貸之識者謂公孝以安親忠以立節義以扞難仁以濟物視履  
考祥必當敦龐耆艾五福具備今祿不酬庸壽不符德者乃如此  
天之報施可易量耶孤子某等以某年月日祔公於東王里之先  
塋以僕辱在葭葦之末以神道碑爲請乃爲件右之其銘曰  
沈鷺其姿角逐其時鬱無所施豪傑以爲資成周旣東日薄崦嵫  
志橫潰之獨障勢一木之弗支義釋嚴顏殆天使之大邦維藩虎  
臣桓桓爪牙方張而傅之羽翰蛇矛突前奮力如湍堅陳枯株名  
城彈丸有來創罷革膚靡完豺狼荆棘擊之安安我恩我威爾煦  
爾寒疾疫剛痺孰我敢干北方之強碣石盤盤戰功曰多公與不  
刊勒銘豐碑以永後觀重侯兮累將戛戛乎厥初之難

遺山集

千戶趙侯神道碑銘

元好問

河朔用武之國自金朝南駕文事掃地後生所習見唯馳逐射獵之事莅官政者或不能執筆記名姓風俗既成恬不知怪惟侯在軍旅中日以文史自隨延致名儒考論今古窮日夕不少厭時或投壺雅詠揮塵清坐倡優雜戲不得至其前又子弟之可教者薄其徭役使得肄業而邑文人亦隨而化之行臺所統百城比年以來將佐令長皆典學養士駸駸乎齊魯禮義之舊推究源委蓋自侯發之侯諱天錫字受之姓趙氏世爲冠氏人曾祖諱存金國初官保義校尉祖諱誠明昌中歲飢發粟賑貧爲鄉曲所歸考諱林貞祐之亂以鄉豪保冠氏有功大名主帥用便宜授縣令階忠顯校尉歿於王事事見先塋碑此不具載侯卽忠顯君之次子也趙爲大族大安末侯始弱冠卽入粟佐軍補修武校尉監洺水縣酒罷官歸遂爲縣防城提控屬大朝兵勢浸盛避於洺水洺州防禦使蘇政召幕府擬充冠氏令耕稼旣廢城邑無所恃乃挈縣人壁

桃源天平諸山以辛巳春歸大行臺特進公於青厓固行臺聞侯之名隸帳下從征上黨以功授冠氏令俄遷元帥左都監仍兼前職甲申宋將彭義斌據大名屢以兵來侵人心頗搖侯謂業已事行臺公不可以貳兵勢雖不振姑少避其鋒以圖後舉耳乃率將佐往依大將孛里海軍未幾破義斌於真定授右副元帥同知大名府路兵馬都總管事階鎮國上將軍乙酉八月復還冠氏先是故帥李泉爲義斌所攻旣降之矣大軍至怒其反復有屠城之議侯救護百至老幼數萬竟得全活時泉已在大名不數月又結蘇椿輩納河南軍從宜鄭侗主兵柄日以取冠氏爲計侯每戰每勝氣不少衰某月侗自將萬人來攻侯率死士乘城力戰三晝夜侗度不能下乘大風晦冥而遁己丑五月朝於北庭所上便民事皆優詔從之行臺公亦以其論列且當尤加重焉壬辰正月黃龍壠失利將佐千餘人被俘侯皆以計活之又明年用行臺公薦宣授行軍千戶仍賜金符戊戌南征駐兵蘄黃間被病還以庚子夏五

月二十有四日春秋五十終於縣治之正寢娶杜氏封某郡夫人  
子男六人長復亨次泰亨賁亨柔亨萬亨幼未名女二人長嫁東  
平路鎮撫軍民都彈壓吳答里甲幼在室侯資重厚造次必以禮  
事太夫人孝意所嚮必奉之惟恐不及撫存幼孤皆使有所立孤  
女亦擇時貴嫁之在軍中二十年未嘗妄笞一人誅殺不論也人  
有以急難來歸者力爲調卹之脫之於奴虜活之於屠戮者前後  
不勝算他日有負之者亦不以爲意也初縣經喪亂之後荆棘滿  
野敝衣糲食與士卒同甘苦立城市完保聚合散亡業單貧備禦  
盜賊勸課耕稼所以安集之者心力俱盡經畫既定上下如一四  
境之內獨爲樂土賓客至者燕享犒勞肅然如太平官府禮成而  
退皆相與稱歎以爲侯之材益有大過人者矣大槩侯所長者甚  
多所以自待者殊不薄又其所與遊皆天下名士氣節之所感激  
論議之所熏習鷹揚虎視自當有萬里之望百未一出竟齋志以  
歿此有識之士所以深悼而屢歎也孤子復亨等以某年十二月

庚寅朔舉侯之柩葬於保義里之先塋禮也既已事以予嘗得幸於其先人辱以神道碑爲請予往客平陽者六年歲戊戌七月以叔父之命將就學於太原侯留連鄭重數月不能別軍行河平予與之偕分道新鄉置酒行營中夜參半把燭相視不覺流涕之覆面也明日使人留語云欲與吾子別而情所不忍唯有毋相忘而已於是疾馳而去不反顧嗚呼此意其可忘哉乃爲之碑而系之以銘銘曰

趙侯翩翩蚤有稱乘時雲風志騫騰伯府選勞乃進登樹之旂旄冠氏懲大縣萬家旣分崩疲瘡之民侯所矜摩拊不給矧暴陵道亡日來月有增四野載闕歲載登昔無粗麻今續繪賓禮師儒講顏曾奕邑子弟前伏膺絃歌洋洋通薛滕東州百城文治興繁誰宏之侯所宏仁心爲質莫我能躬不受祉豈所應孰爲除之又孰乘我侯種德旣有徵趙方亢宗理可憑咨爾嗣人其敬承

遺山集

故帥閻侯墓表

元好問

辛丑元日子方客東平載之盛爲具召予及大興張聖子祁人宋文卿東光句龍英孺鎮人劉子新太原崔君卿渾源劉文季壽春田仲德輩飲於家之養素齋載之先病於酒醫者戒勿飲然其所致客皆名士樂籍又京國之舊飲既洽談譔閒作坐客無不滿引舉白者載之懽甚不自顧藉亦復大醉明日疾暴作一仆地遂不起載之資樂易不近貨利與人交無大小能得其謹心以故來哭者皆爲之盡哀將葬孤子德榮請於予曰先人得幸吾子前日之飲亦惟子之故今大故矣忍使之隨世磨滅耶予卽爲敘其平生使刻之石載之姓閻氏先諱輪後有所避改名珍上世有自太原官於上黨者因而家焉考諱謹鄉人以孝直稱娶邢氏生四子載之其第三子也少穎悟知讀書及長仕州縣累至公府掾上黨公開壁馬武砦遣別將李松守潞州壬午三月東平行臺嚴公偕國兵略地上黨公選懦不能軍乘夜潰圍而遁載之醉不及從明日父老請載之主州事遂以城降行臺授宣武將軍潞州招撫使當

是時州人數萬八縣又以千百計非載之知權變則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矣尋有譖於行臺者以爲載之多斂部民金而私貯之行臺按籍問之其出入皆有朱墨可尋行臺直之加懷遠大將軍元帥左監軍兼同知昭義軍節度使事先太師承制封拜載之用行臺薦授輔國上將軍左副元帥昭義軍節度使佩金虎符且命載之積糧數萬選壯士數千守潞州馬武軍頻出攻北兵大帥懼守者不能堅乃命遷州人真定散處滹水之上恆山公仙旣降復謀南歸乃刦載之送馬武上黨公開頗知載之參佐諸人又爲之出力乃釋不誅放之河南河南破載之復歸行臺公留之東平載之雖失侯故將而公以賓從處之凡燕犒賞賜無不預浮沈酒閒者十年卒以樂死時年五十七娶常氏有子二人長卽德榮次義榮女一人嫁爲進士王得臣妻卒後三十日權葬府五里之某原銘曰

不厓岸而孤不邊幅而拘不藪澤而枯不木石而愚身爲鴟夷日

與酒俱憤則以舒燥則以濡虛舟悠然聽其所如六合蘧廬入荒  
庭除蝸左區區化而爲大庭之居亦何知須臾之非萬期而萬期  
之不須臾彼有衣而弗婁有車而弗驅溘死中途他人是娛顧雖  
不死殆暴鬻露骼鬼籍而強行者歟

遺山集

濮州刺史畢侯神道碑銘

元好問

乙卯秋八月子來自鎮陽東平參佐王君璋以畢侯叔賢之子之  
子壻來請曰侯之葬久矣墓當有銘以吾子於侯有一日之雅敢  
以屬筆使不隨世沒滅爲幸也按畢氏本易人其遷永清者不知  
其幾昭穆矣侯諱某叔賢其字也大父某父某皆以農爲業貞祐  
之亂侯年甫十一從其親避兵至濟南之章邱猝爲遊騎所馳因  
逃難散走濟南總管成侯江得侯草聞愛其風骨不凡子養之時  
宰相蕭國侯公執行尚書省事於東平成侯隸焉侯因被蕭公指  
使少長知讀書且習於省寺衣冠文物之盛故能自樹立如成人  
興定戊寅宋軍出漣水益都宣撫使田公琢會兵進擊侯從陳侯

而東以功補昭信校尉遙授章邱尉田公知侯姓名署軍中都統張林反山東土崩宋保甯節度李全入據益都用爲帳前都統換承信郎遷統制丁亥國兵圍益都城食盡保甯計無所出閉戶將自經侯排戶直前曰公死城卽破大兵一縱城中無噍類矣太師日望公降公降必不死何惜屈一身而不爲數十萬生聚之地乎保甯悔悟隨詣軍前太師受其降悉以全境付之而不戮一人竟如侯所料者先相崇進以太師命召成侯成侯從之而西自是奉公周旋戮力一心不閒夙夜公信倚之如家人父子佗部曲莫能及也凡略地於澶淵於淮楚於徐亳於歸德侯無不在亦皆以功遷先相資剛嚴威望素重人有往愬者率以不測爲憂侯曲爲營護使得自安至於決重刑亦時得與議贖貸未減前後不勝數侯不自言亦無能知者妖人李佛子之獄註誤萬人已會諸鎮兵守之長清三日不與食將盡誅之矣侯言之先相愚民自陷於死尙有可哀其老幼何罪垂死之命恃公如父母一言之重人獲更

生之賜何忍坐視而不救乎先相惻然感動爲之別白故誤剖決  
生毅力所不及且以金緡贖之故被戮者不能什三四侯與有力  
焉事先相首尾十五年行臺得承制封拜自行軍總領遙授鄒平  
齊河兩縣令襄翼總領提領本路僧道累官宣武將軍癸巳先相  
命侯復畢氏之姓時其父及妣王氏亂後病歿於章邱邑人以侯  
故收瘞之至是始備展省之禮立新塋於魯城之東原追贈如故  
事庚子嗣相莅事以總府都提領出爲臨清令丙午復充左總領  
遷懷遠大將軍遙授濮州刺史求解軍職改營屯都總領以便之  
甲寅選充本路課稅所長官幹局旣優厯練亦久不事苛細而曹  
務畢舉時議稱焉是歲十二月之二十七日不幸遇暴疾卒於崇  
仁坊之私第得年五十有五娶納合氏鎮國上將軍鎮西軍節度  
使思烈之女封河南縣君子男一人曰守約業進士女二人長嫁  
府學生張守謙其幼在室孤子守約以今年正月二十一日舉侯  
之柩祔於新塋之次禮也侯性忠厚敬老慈幼出於自然家所有

臧獲得於南中之生口者多放之自便一毫無所取與人交有終始終身不言短長皆人所難能然子獨取其有及民之功者爲之銘銘曰

鬱鬱佳城東潤之阿畢氏有子姬姓故家維侯之初童子執戈童子執戈而大事克荷青社食殫九虎磨牙非排戶直前噍類柰何鄭公堂堂高山大河不怒而威有物禁訶侯承事之子職有加敏練赴功而秉心柔嘉從容一言陰慘化而陽和合散扶傷疲拊瘡摩會是殿屐載笑載歌功歸所天不以自誇若夫興衰無知之場援手高懸之羅計長清之所全活並青社爲尤多不龍不蛇而有賢人之嗟積厚而報不豐神理爲差汶耶濟耶其未涯耶公侯之世必復其始尚信然耶

遺山集

宣武將軍孫君墓碑

元好問

君諱慶字伯善姓孫氏世爲濟南人曾大父某大父某考榮皆隱德弗仕君資稟信厚蚤有成人之量鄉父兄以起宗期之貞祐之

亂先相光祿公壁青厓山君挈家往依焉以對問當公意得隸帳  
下公所戰攻降下餘五十城君皆從焉指使既久爲所倚信部曲  
諸人少與爲比大名彭義斌乘濟鄆耕稼廢倉無見糧悉眾爭之  
公審度事勢與之連和義斌拜公爲長強之而西公密遣騎卒告  
難於國兵大帥大帥聞報率數千騎來援與義斌遇於贊皇之西  
山兵刃甫接君獻計於公曰援兵旣至我當入北軍以張其勢成  
敗在此舉幾不可失也公卽馳赴之將士氣倍皆殊死鬪大名軍  
遂潰義斌投死無所尋卽授首不數日故地盡復公時承制封拜  
乃授君忠武校尉濟南府軍資庫使改行尙書省應辦使壬辰遷  
武略將軍威捷軍都指揮使兼巡捕事公猶以贊皇之功爲未報  
也再加宣武將軍己亥遷本路鎮撫軍民副彈壓兼行東平府錄  
事君涖事嚴明有能吏稱然性剛直與時多忤卒見罷去今行臺  
公念君先相舊人不宜久在退閒復都指揮使及巡捕事未幾以  
疾告公又惻然憫之且謂君長子天益嚮學知義理氣節不凡命

代父任而君之疾竟不治以某年月日春秋五十有七終於私第  
之正寢娶薛氏封富春縣君後君八年卒子男三人天益天瑞天  
寵女一人嫁金鄉縣丞欒珍男孫五人德安翁安壽安世安永安  
孤子等以某年月日舉公之柩葬於長清縣黃山之新阡遵治命  
也癸丑之冬予以行臺之召東來天益謂予頗知其先人持府學  
教授康侯顯之誌文見示涕泗再拜以墓碑之銘爲請按康侯所  
載君所善二人其一充人劉德潤其一潞人閻載之德潤仕行臺  
詳議官二十年家無餘財病且歿泣爲君言遭離喪亂無歸顧之  
望曾大父以來皆在白殯身後獨一老嫗在渠安能辦此吾死不  
瞑目矣君慨然曰吾子無慮我當任其事及德潤歿君爲之送終  
并葬三世一如平生之言此予所親見者載之失侯故將落魄嗜  
酒身歿之後家貧子幼無以爲葬君感念疇昔營護喪事威儀繁  
盛祖祭填塞與時貴無異亦子所親見者維君事長如此與人交  
又如此又得康侯撰述其不朽也必矣尙何俟於不腆之文因辭

不敢當天益三請益堅度不可以終辭乃強爲論次之其銘曰  
驚勇兮翩翩纓纓胡兮事戎旃許公馳驅死生必前魏寇來攻孰  
擣其堅君於其閒知犄角之權材官蹶張發機其先齊五十城之  
復與有勞焉迄今贊皇之謀弦聲騞然鬱鬱佳城磐石千年誌以  
康侯之文賁彼下泉顧雖志節之所自致其亦出於有子而可傳

遺山集  
以上原列卷一百五

西甯州同知張公墓碑

元好問

公諱榮祖字孝先姓張氏世爲獲鹿人曾王父明王父顯父丙三  
世在野叔父帥府監軍昇少日以良家子充南征軍士貞祐改元  
之明年六飛南狩真定幕府得用便宜拜官取鄉曲之譽辟監軍  
爲本縣尉及縣改西甯州遷縣令未幾改代爲今經略使史侯所  
倚信累功至監軍兼行西甯州事被檄招集未附爲叛者所脅偃  
蹇不屈竟及於難幕府存念勞舊以軍屬公兼領縣務時年甫二  
十卓然有成人之量爲人有志膽善騎射時輩少有及者庚寅冬

河平失利陷堅陳中率死士五十餘人突圍而出所向披靡莫有當其鋒者流矢中面而鏃不得出醫者破骨取之神色不少變經略公壯其勇以爲不減古人具以名聞遷總統巡山軍民千戶恆山公仙壁雙門遣別將屯抱犢山宣權萬戶親以軍守之隘狹可上者十有八所而山上皆有備禦不便仰攻公期以三日破之乃潛軍由鳥道攀援而上出其不意山軍震蕩謂從天而下投死無所問知公名皆束手自歸黨與未盡者依太行爲巢穴在所有之根結盤互時出剽掠旁近之民陰爲齎助以紓焚劫之禍嘗乘隙入吾境公測其來設伏擊之軍卒踴躍而戰戮首領一人而擒其副餘眾悉降郡邑倚公爲重亦得少安甲午歲大旱百姓飢窘軍賦減於平時而終亦不辦公出粟代輸之縣當關輔汾晉驛傳之衝供億倍於他邑公時以財給之斂於民者什纔二三而已不幸遘疾以庚戌夏五月日春秋四十有七終於私第之正寢先期自刻云吾明日日中逝矣已而果然其明了如此夫人同邑戎氏子

男二人長曰伋次曰某孤子伋等以某年月日奉公之柩葬於某鄉某原禮也公幼出大家以施子爲常事故其周急繼困不計有無賓客過門供給承事一出誠款椎牛醢酒與相娛樂下迨廝養亦獲饜飫生平結交如某人某人契分款洽終始如一赴人之急如恐不及故得其報力爲多太原大帥郝侯氣岸高亢少所降屈一見公結爲昆季不敢以爵齒自居公起身戎行不閑文墨裁決訴訟以情爲斷不三數語而是非曲直立判未嘗有留滯者凡所區處吏民奔走從事無敢惰懈言政者不敢以武人概之初監軍歿其子繼祖纔十歲公襲其任三十年於今伋輩旣冠婚矣公念爲叔父所保養生死報之屢以縣章讓繼祖至於再三辭旨懇切人爲感動經略公不之許慰遣之曰轉輸期會急於星火應卒之材爲難況乎縣治繁劇須習慣然後可君雖不忘叔父之惠如公家何及病且革復申前請幕府不得已許之竊嘗謂風俗之壞久矣同父之人往往自爲讐敵血戰於錐刀之下願肯以大縣萬家

推之羣從之閒乎惟公不出於生長見聞之素而不階於教育講習之益爲能自拔於流俗如此雖曰未學君子謂之學矣是可書乃爲之銘曰

重甲兩韉馳突翩翩唯勅敵是求而相與周旋蚘予之所盪決莫當其前破骨出鏃不廢笑言一死鴻毛效之所天劍服短後殆先趙之所然業業西山遁逃之淵刁斗嚴更通曙不眠我軍之所撫臨人爲息肩大縣萬家意氣盛年敝屣千金食客四筵弟昆之交金石其堅急難而赴之白刃空脊自世道下衰人理絕焉同父子參商且百且千孰於禮服之羣從釋銅墨而自捐戎行區區乃有士夫之賢惟不學而至於學知氣質之渾全鬱鬱佳城海山之原我銘表之尙以信無窮之傳

遺山集

兗州同知五翼總領王公墓銘

元好問

東平軍民殫壓段遷狀其友王公生平屬予爲墓銘曰始遷與王同行伍年相若志相得故嘗約爲兄弟王之沒今十年遺女孤弱

藁殞不克舉遷將以今年三月十六日遷其柩於憲王陵之東幸  
吾子爲誌之予謂朋友之廢久矣自退之時大夫士以古人自期  
者不爲不多士之相與者宜若無愧然子厚請以柳易播事未嘗  
行退之極口稱道若將曠世而不復見當時且然尙何望於今之  
世耶古有之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又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  
亦可以爲成人矣段武人也而能學者所難能之事銘其可辭哉  
按總領諱德祿北京興中府人世爲農家貞祐癸酉以騎兵從錦  
州將王守玉屯東平辛巳夏東平不守歸今行臺嚴公隸五翼軍  
以功轉總領凡行臺略地所在必以之從積六七年遷同知兗州  
軍州事爲人資善柔而戰陳勇捷人少有可敵者甲申五月十五  
日與宋將彭義斌軍戰被創年三十二以歿一女許嫁日照張左  
相之孫濱壽其葬也公感念平昔贈以信武將軍云銘曰

突如其馳蕩如其麾馬革自隨非壯夫之悲魂兮來歸汝友是依

五翼都總領豪士信公墓碑并引

元好問

大行臺特進公當朔南分裂之際合散亡一同異挈全魏齊魯歸命有司乃得承制封拜麾下諸將剖符錫壤懷黃佩紫者不可悉數今四十年矣凡公與之共功名者往往取奇麗福艾之士然乘時崛起徼幸萬一舍短取長爲公所錄用翕忽變化由鼠而虎者抑多矣公亡恙時拊罷瘵之民恆若不及繭絲所入務以給公上周困亟業單貧奉賓客而已身服補紉之衣家無肉食之奉故一時化之上而偏裨將佐下而閭巷細民莫不畏公之威而效公之儉弓刀舊習爲之一新蓋德風之所偃有不得不然者若夫覆轍知戒迷途隨復嫉貪冒而廉介斂雄夸而信厚救餓推食臨深援手心之所安非出於矯揉者猶以光祖爲稱首云光祖諱亨祚姓信氏光祖其字也魏公子無忌號信陵君子孫因以爲氏北史信氏有名都芳字玉琳者以藝術著稱後遂無顯人光祖家上谷葬縣之榆河者不知其幾昭穆矣大父懷陽父慶壽以貴雄鄉里有

萬千之目好交結樂施子知名燕雲閒光祖幼有志膽不甘落入後貞祐兵興以良家子係軍籍從平章政事蕭國侯公鎮天平蕭公還朝不一二年國勢淪敗它帥不能軍軍遂亂軍中有欲圖光祖者光祖偕鄉曲千餘人壁梁山提控鄭侗來攻前後三數月出入百戰未嘗挫衄聞光祖姓名者皆恐怖毛豎侗敗走自是歸光祖者益眾矣宋將彭義斌據大名聲勢張甚頻以官賞誘降光祖策其坐談終無所成不從以辛巳春歸特進公於青厓公知其可用署五翼都總領佩金符奉檄招降石城爲屯田經久之計濟南軍來襲一戰敗之殺獲甚眾壬午守曹州不解甲踰三年事定還帳下公破黃山取恩州先登陷陳光祖之功爲多東平食盡公與義斌連和光祖知事勢所在提孤軍涉太行及太師於火炎義斌誅死光祖復從公東還時劉慶福者猶爲義斌城守太師進軍慶福敗第功遷同知曹州軍州事官宣武將軍畫疆既定官府粗立且無戰攻之事光祖給使左右特見保任公以兒子畜之公治軍

嚴動以軍法從事光祖從容救止多所全活徂徠山司仙統戶萬  
餘因光祖自歸光祖受之秋毫無所犯五翼號爲難馭光祖統之  
久能得其歡心少有被笞罰者軍之族屬萬家散處梁山徂徠之  
閒光祖未嘗輒至所部使有供張之勞生平不治生產至婢無完  
褻人有以急難告者百方賙卹不計有無生口北渡道殣相望作  
糜粥以救饑者思欲徧及之其仁心爲質多此類也幕府暇日日  
與文士歌酒相燕樂談笑謔浪不爲小廉曲謹人亦以此多之河  
南破家所購法書名畫無慮數百種客至時出展玩欣然忘倦  
如畜未名之寶聞人談閑閑趙公書法愛而學之落筆卽有可觀  
兒子入小學迺漸買書經史完備雖儒素家少有及者時譽旣盛  
今相君方議擢用不幸遘疾以庚子夏六月二十有三日春秋四  
十九終於私第之正寢以其年九月十有四日舉公之柩葬於須  
城縣盧泉鄉金谷山東原之新阡禮也夫人竇氏眞定甲族婦道  
母儀中表以爲法子男一人世昌須城令女二人長適某氏次適

某氏男孫三人曰同寅曰協恭曰和衷皆學舉業女孫一人幼在室世昌受學於予以墓碑爲請予謂光祖能教其子學而世昌果以諸生釐戎務今年大縣萬家調度百出他人筋疲力涸有不能辦者世昌常有餘暇吏曹求代者而不可得生子如此光祖爲不亡矣黃金滿籬何足道哉銘曰

排難解紛朱家俠聞百戰卅勳卿子冠軍收之桑榆遂有濁涇清渭之分燕趙固多奇士尙有考於斯文

遺山集  
以上原列卷一百六